

民族大实业家传记系列

赵云声 主编

师俊山 著
张鸿敏

范旭东传



化学工业的先驱

要在这里建一座大精盐工厂，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工厂！
范旭东提高嗓门，大声宣布：

『洋碱霸占中国市场的时代结束了！』

图穷匕首现，范旭东只觉背后冒出一股阴森的寒气。

范源潭大笑，倏然想到一个人：孙学悟。

日本军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而来，顷刻间吞噬了范旭东创办的工厂。

范旭东深情地望着侯德榜这个得力助手。

有多少难关，都是在他的努力下渡过的呀！

范旭东禁不住老泪纵横，留下他一生中最后一句话……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范旭东传



化学工业的先驱

赵云声 主编

师俊山

张鸿敏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旭东传 化学工业的先驱/师俊山,张鸿敏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1

ISBN 7-216-04831-8

I. 范…

II. ①师…②张…

III. 范旭东(1884~1945)—传记

IV. K82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4700 号

范旭东传 化学工业的先驱

师俊山 张鸿敏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60 毫米×1280 毫米 1/32
字数:255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8.125
插页:1

版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定价:25.00 元

书号:ISBN 7-216-04831-8/K·539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录

范旭东传

化学工业的先驱

第一章

久大久大,可久可大 / 1

要在这里建一座大精盐工厂,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工厂!

精盐工厂就要开工了,范旭东倏然想到一个人……

范旭东心急火燎。他清楚,不解决行销问题久大的生存和发展将受到极大威胁。

自久大生产的海王星精盐闯进长江流域的那一天始,范旭东与口岸淮商的斗争也随之开始了。

范旭东“霍”地从床上坐起,周围仍是漆黑一片。

第二章

永利永利,永远顺利吗 / 61

为了碱,三颗火热的心碰到了一起。

范旭东要办碱厂的决心已下,十头牛也休想拉回来。

范旭东迎来了1919年,仍没能迎来北洋政府对申请的批复。

会场内股东们眼含泪花,面面相觑,相对无语。突然……

范旭东提高嗓门,大声宣布:“洋碱霸占中国市场的时代结束了!”

第三章

蓝天一只大鹏鸟 / 127

范旭东所担心的是英、德和政府背道而驰的目的,这同样也是陈调甫所担心的。

图穷匕首现,范旭东只觉背后冒出一股阴森的寒气。

侯德榜挤过欢呼的人群,搀扶住激动不已的范旭东。

第四章

东方的黄海 / 163

范源濂大笑,倏然想到一个人:孙学悟。

范旭东朝门外一侧望去,不由喜出望外,唤他的人,竟是个跛脚的孩子张谦——

第五章

灾难降中国 / 187

日本军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而来,顷刻间吞噬了范旭东含辛茹苦创办的塘沽这座化学工业之城。

满目凄凉,范旭东不由潸然泪下

范旭东深情地望着侯德榜这个得力助手,有多少难关,都是在他的努力下渡过的呀!

蒋介石走了神,范旭东的话讲完了他也不知晓。

范旭东望着同患难共甘苦的同仁们,禁不住老泪纵横,留下他一生中最后一句话……

尾 声

/ 251

第一章

久大久大,可久可大

要在这里建一座大精盐工厂,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工厂!

精盐工厂就要开工了,范旭东倏然想到一个人……

范旭东心急火燎。他清楚,不解决行销问题久大的生存和发展将受到极大威胁。

自久大生产的海王星精盐闯进长江流域的那一天始,范旭东与口岸淮商的斗争也随之开始了。

范旭东“霍”地从床上坐起,周围仍是漆黑一片。

一个动听的故事,一个美好的传说。

桐树庄里,住着恩恩爱爱的夫妻俩,男耕女织,很是如意。可就是夫妻俩都年过半百了仍没儿没女。为此,夫妻俩整日怏怏不乐。

一天夜里,妻子突然醒来,隔窗只见院内落下一只美丽的金凤凰,那五颜六色的羽毛将整个天空都照亮了!

妻子急忙下炕连鞋都来不及穿就奔到院里,然而,院内却空荡荡,什么也没有。不久,妻子便怀孕了。

妻子生下个女孩儿,被夫妻俩视为掌上明珠。为感谢那只梦中的金凤凰,他们给女儿起名叫小凤。日月如梭,小凤已长到十六岁了。

这一年,庄里的人都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四肢无力,头昏眼花,不能下地干活。小凤的爹也得了这种病。

小凤泪眼汪汪地娘,“娘,俺爹的病,有办法治吗?”

小凤娘叹口气答：“唉！娘曾听老人们讲过，大沽海口一带有一种仙丹妙药，吃了能治好百病，可谁见过这药啊？”

小凤的心一动，要是能找来大沽海口的仙丹妙药，给爹治病，给乡亲们治病，该多好呀！

小凤带着干粮偷偷地上路了。大沽海口在哪儿？她一边打听，一边赶路。渴了，趴在河沟岸边喝几口沟里水；饿了，就咬几口口袋中的干粮。脚起泡了，腿走肿了，小凤坐在地上走不动了。

可怜的小凤啊，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该怎么办呀？小凤哭，哭得真伤心。

突然，蓝蓝的天空金光一闪，一只美丽的金凤凰“呼”地落在了小凤的身旁。小凤笑了，她爬上金凤凰暖融融的背，说：

“凤凰姐姐，用你的翅膀，带小凤去大沽海口吧！”

金凤凰像听懂了小凤的话，展开宽大的金色翅膀，穿过朵朵白云，不一会儿，便把小凤带到一片海滩上。

海滩地，只有黑糊糊的泥巴。小凤是个聪明的孩子，心想凤凰是不落无宝之地的，于是就包起一包泥巴，又爬上金凤凰暖融融的彩色背，金凤凰又展开宽大的翅膀，一直把小凤送回桐树庄，才鸣叫着，像唱起欢乐歌儿，很快消失在彩霞中。

小凤的爹吃了小凤带回的黑泥巴，病立时就好了。庄里患了病的人们吃了小凤带回的黑泥巴，病同样立时好了。

黑泥巴又咸又香，后来人们才知道，这黑泥巴中有盐。

啊，盐中有多少动听的故事和传说啊！

盐啊……盐！

民国二年，即公元1913年，秋。塘沽渤海滩印上了两行清晰的足迹。

走在前面的，是个跛脚的孩子，年龄有十五六岁，穿一身肮脏的衣服，一双破鞋前露着脚趾后敞着脚跟，走起路连蹦带跳，足迹有浅有深的。

跟随跛脚脏孩子的是个戴着金丝眼镜、身着西装革履的年轻人。这年轻人有三十岁，虽然面庞瘦削却是目光深邃，十分精神，他坚实的足迹，在海滩上几乎一步踩出一个深坑来。

年轻人的名字叫范旭东。范旭东用带有湖南乡音的语调问：

“伢子，你叫什么名？”

“我吗？张谦。”跛脚男孩答，又反问：“先生，你找我带路，是要在这海

滩上，建一座大精盐工厂吗？”

范旭东笑而不答。很快，又像有一股阴云遮住他削瘦的脸庞，那一瞬间闪现的笑霎时没了踪影。范旭东极目远望，冷漠的天空下，海滩死一般地寂静无声。海浪冲击呼啸喊出的“哗”声隐隐约约地传来，更给海滩增加了几分凄凉。突然一只乌鸦绝望地一声惨叫飞去，范旭东不由得觉得有一股棘手难理的愁绪袭上心头。

天空灰蒙蒙的，使人联想到北京城内的灰墙灰瓦灰色的调子。范旭东就是从灰色调子中冲出，来到塘沽海滩上的。

范旭东，湖南湘阴人，1883年10月25日出生于长沙东乡。原名范源让，字明俊，到日本留学后，改名范锐，字旭东。祖父曾任直隶省大兴县知县，父早逝，母亲生子女三人，哥哥源濂，字静生，姐姐尚没到结婚年龄就死去了。范旭东是家中最小的一个。

海滩上，范旭东的脚步变沉重了。映入眼帘的处处是残垣断壁，十三年前的炮声仿佛依然响在耳边，震颤着他的心……

那时，1900年，范旭东跟随哥哥范源濂去日本留学。就在这一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侵华联军，为了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扩大对华侵



慈禧太后像。



清朝光绪皇帝像。

略,他们先是以“保护”公使馆为名,派兵进驻北京,接着大批人马从大沽这里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提出的是“扶清灭洋”口号,帝国主义国家惧怕这口号,仇视这口号。义和团将士为了阻击八国联军向北京的进犯浴血奋战,可悲的是,义和团是在八国联军和清军的联合攻打下惨遭失败的。痛苦的思索使义和团不屈的将士重新书写了大旗上的口号:要“扫清灭洋”。八国联军继续向北京进犯……侵略军攻占了大沽炮台,攻陷了天津。慈禧太后领着光绪皇帝逃往西安,最后不得不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从此,侵略军可以在北京、天津至山海关沿线十二处要地常驻了。……

而今,屈指十三年过去,这痕迹并未泯灭。小道上,缩着脖子蹒跚而行的是中国人;大路上,荷枪巡逻、气焰嚣张的是各国洋兵。

范旭东不由地心中涌出一口苦水。

张谦依然是一跑一跳的,破衣服片儿在海风中呼嗒呼嗒的。为什么妈妈不给他缝?他有妈妈吗?范旭东想。

范旭东的母亲是做得一手好针线活的。父亲死后,母亲就是靠做针线活儿赚些钱来养活孩子们。小旭东和哥哥常帮母亲做针线活儿,使母亲从中感到无限的欣慰。母亲经常是带着笑含着泪,她同中国的所有母亲一样,从自己孩子的身上企盼美好的希望。

母亲送小旭东到姑母身边学诗书,读《四书》、《诗经》、《左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小旭东很快就背熟了,然而他觉得乏味。

母亲又送小旭东入长沙北乡捞刀河吴镜蓉馆学八股试帖,但小旭东对八股文很是反感,他出语惊人:

“八股文章代圣贤立言,我有主见应由我尽量发挥,要我伪装圣贤来说假话是不可能的。”^①

小旭东喜欢经常到中西学术并重的求贤书院去阅读报纸,研讨时事,主动接受新事物。在那里,他呼吸到一股清新的空气。

海滩上,风渐大了,吹来一股腥咸味。范旭东望着浩渺无垠的大海,伫立着,如雕如塑。

“先生,您在想什么?”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2页。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清末改良派代表人物。



范源廉，字静生，湖南湘阴人，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次长、总长，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等职。

张谦轻声问，像是怕惊散先生的梦。

“你听，听到吗？哗哗的……”

范旭东摘下眼镜，凝视着汪洋的大海。

“先生，那是海浪声呀！哈哈哈哈哈……”

张谦笑得两眼闪泪花。

哗哗……

哗哗……

海浪一浪高过一浪，从范旭东的心头冲激而过。

19世纪末叶，中国处在列强步步入侵，中华民族岌岌可危，爱国之士觉醒，新政高潮兴起的时候。范旭东的家乡湖南就有提倡维新变法的南学会和时务学堂。哥哥范源廉是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的高足。1898年戊戌变法在慈禧的疯狂镇压下失败了。积极参与戊戌变法的梁启超逃往日本，便祸及到范源廉，范源廉为躲追捕，被迫东渡日本留学。1900年，范源廉潜回长沙进行革命活动，再次遭到追捕，无奈他再次逃往日本。这次范源廉带走了弟弟范旭东。他害怕弟弟受到牵连。范旭东被藏在船舱下，就是听着哗哗的浪声逃走的……

尽管这哗哗的海浪声令他心惊过，害怕过，但是范旭东对海依然是一往情深。他爱海的博大，爱海的力量，更爱海的永不枯竭。

从1900年至1911年，从十七岁到

二十八岁,范旭东在那个樱花盛开的岛国生活了十二个春秋,使他掌握了渊博的知识。

1901年,范旭东在日本清华学堂学习日语,补习功课;

1905年,范旭东毕业于和歌山中学,同年考入岗山第六高等学堂,学习医学;

1908年,范旭东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应用化学,从此,确定了他的终生志向——化学工业。

樱花开了,谢了;谢了,又开了。那樱花是冰雪般的洁白,使人想到坚韧与挺拔;那樱花是少女般的粉红,让人觉出这就是繁荣与富强。

亲眼目睹了日本国如此强盛的范旭东,想到海对岸的祖国的贫穷落后,不禁心中憋着一口气。

中国啊,您的振兴之路在何方?

范旭东在烂漫樱花中摄下一张永世难忘的照片,发出字字铿锵的誓言:

“我愿从今以后,寡言力行,摄像立誓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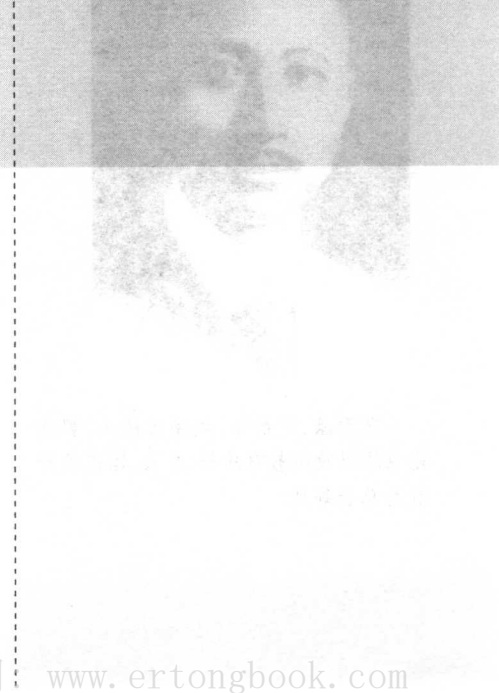
旁注:

“时方中原不靖,安危一发,有感而记此。男儿男儿,其勿忘之。”^①

日本国的强盛和工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范旭东看到了这一点,发



范旭东在日本求学时的留影。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3、4页。

誓要“工业救国”。

“工——业——救——国——”

范旭东从心底迸发出的呐喊，压过汹涌起伏的海浪。1911年，范旭东回到阔别十二年的祖国。

祖国正面临一场重大的历史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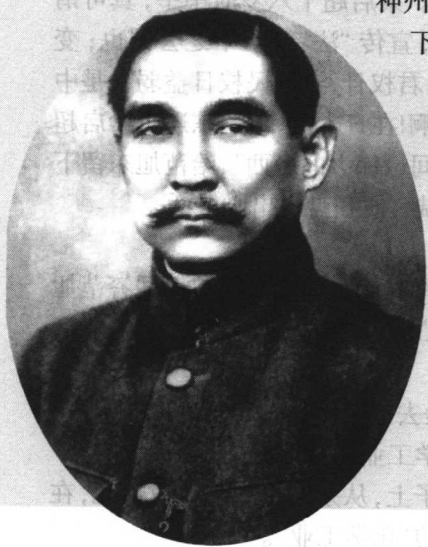
10月10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爆发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迅速得到全国各地人民的拥护。继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两个月内即有鄂、湘、赣、陕、晋、滇、黔、苏、浙、桂、皖、粤、闽、鲁、川等先后宣布独立。孙中山于12月从国外归来，经17省代表会议推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

临时政府，2月12日，清帝宣统被迫宣告退位，在神州天空飘扬了二百九十五年的大清龙旗降下了，从此，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

制度结束了。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帝国主义自然是极端仇视。他们蛮横地进行干预，仅至4月，孙中山便被迫解职，随即，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窃据政权，革命遂遭失败。中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孙中山在他解职后不久，发表演讲说：

“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紧要。……仆此次解职，即愿为一人民事业之发起人。”
“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要之政策。”^①



孙中山，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辛亥革命后，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642页。

孙中山看重实业的紧要性，甚至要身体力行了。

范旭东也要搞实业救国。他把自己的志向对迁至北京居住的母亲、哥哥说：

“我要办化学工业，救国！”

母亲不语，饱经岁月磨砺的老人想不好该怎样回答儿子。已经做了民国政府教育次长的范源濂非常清楚弟弟的心，他认真思索，认为时机尚欠成熟，劝范旭东道：

“还是等待时机吧！”

1912年10月，范旭东心中仰慕的戊戌变法英雄梁启超从日本回国了，范旭东迫不及待地又将心声向这位年长自己十岁的师长道出：

“我要办化学工业，救国！”

范旭东是从心眼儿里敬佩梁启超的。梁启超十六岁时中举，真可谓是一代才子。梁启超可以置生死于不顾，宣传“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认为中国“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弱”，是中国积弱的原因，这是何等有见地、有气魄啊！在日本时，范旭东还听梁启超讲过“境由心造”的道理，讲过“心为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给范旭东留下了深深的印象。难怪范旭东一见到梁启超，便和盘说出心里话。

“这……”

一张宽大的桌前，梁启超正挥毫赶写着什么。他没能正面回答范旭东，他正为各党派间展开激烈竞选的事忙碌，并急匆匆赶回国。然而梁启超到底是器重范旭东的，梁启超说：

“旭东，听说财政部正需要人，你还是去分析化验一下银元的质量吧！”

无情的事实告诉范旭东，中国的化学工业尚难兴办。

范旭东闷闷不乐地回到家，坐在椅子上，从条案上拿起一枚银元，在手里不停地摆弄着，心里却仍惦记着他的“化学工业”。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把当时流通市面铸有“龙洋”图案的银元改铸为袁世凯半身像的银元，规定每枚银元的重量为七钱二分，纯银含量为百分之九十六。梁启超给范旭东找的活儿就是去化验改铸的银元是否合乎这标准。

范旭东先后去了北洋、江南、广州等造币厂进行调查，结论是银元含银量多有不足。

范旭东呈书上司，申请把不合标准的银元回炉重铸。

范旭东过于天真了。官僚政府积弊太深，造币厂黑暗重重，他的申请岂能实现？

范旭东再次呈书上司，只是把“申请”改成了“辞职”。他对哥哥说：

“两个月的官府生活，我却饱尝了官场的朽味。也好！迫使我另觅途径。”^①

不久，一个绝好的机会终于来了！哥哥范源濂由教育次长升为教育总长，随即为范旭东找到了一个赴英、法等国考察实习的机会。哥哥太了解弟弟的心思了。

范旭东这次来塘沽前，就是刚从欧洲考察回来。

海滩上，海风吹乱了范旭东的头发。涨潮了，海水打湿了范旭东的裤脚。

“先生，不高兴了吗？为嘛不说话？”

张谦讨着小心问。

范旭东摇摇头，用手抚摸一下张谦乱蓬蓬的盖住脖梗的头发，继续想他的心事。

来塘沽前，范旭东在北京拜访了盐务署顾问景学铃，景学铃笑吟吟地问：

“怎么，你提出一个改革盐政的设想吗？快说给我听！”

范旭东脱口而出，慷慨激昂：

“我主张取消专商，废除引岸，改良盐产，统一税率。我主张应特别奖励工业用盐，工业用盐应该无税。我主张办一座精盐工厂！”

景学铃敬佩范旭东的胆识和雄心，又不无为范旭东担心。其实，范旭东何尝不了解国情呢？政局极不稳定，无兴办工业的条件；食盐运销依然被引岸垄断，官商勾结，操纵国计民生。范旭东要实现自己的主张，已使自己走上了一条坎坷、曲折、荆棘丛生的道路。

“这条路好难走啊！”

海滩上，范旭东自语。张谦听到先生讲话，很高兴，问：

“先生，您说这路难走吗？”

“难走也要走下去，走到底！男儿男儿，其勿忘之……”

范旭东眼前闪现出当年自己在樱花丛中拍摄的影像，那写在像片上

^①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3辑第54页。

的誓言已烙在一颗火热的心苞上；又闪现出此行去欧洲考察的情景，英国的卜内门公司只允许他参观锅炉房，那时，他的手指攥成了拳，手心攥出了汗……

张谦带路，继续在海滩上行走。范旭东忽然看到不远处升起一股黑烟，问张谦：

“那是什么地方？”

“噢，那里是个作坊，通州人干的。好家伙，熬制精盐啊！”

张谦的语气充满由衷的赞叹，范旭东也觉有些意外，怎么，这里居然有熬制精盐的作坊吗？

“我们去看看！”

通州盐商开设的熬制精盐的小作坊，小锅小灶，产量极少，且不知注意盐质，只为了应市谋利。尽管如此，这个通州盐商也不失是一个精明人。

“喂，老板，生意好吗？”

范旭东问。那通州盐商不语，低着头，干他的活计。

“老板，一天能产盐多少？”

范旭东又问，这次提高了嗓门。通州盐商猛扬起头，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瞪着范旭东，目光里分明夹杂着几分凶气。

“哎，你这通州汉子！”张谦跳上前，“这是北京城来的先生，来查查盐的事……”

血红眼睛的通州汉子对“盐”字很敏感，立时像被激怒的狮子，手伸向背后迅疾从腰间抽出一把砍刀，锃亮的刀刃在阳光下熠熠闪光，通州汉子异常疯狂地砍向范旭东。张谦早已看在眼里，心里明白了几分，此时的他，结实的身体就像离弦的箭，用脑袋对准通州人的小肚子狠命地撞去，这一脑袋撞得非同小可，通州汉子“哎哟”痛叫一声，砍刀扔了，人倒地了，双手紧捂着可怜的小肚子。张谦拉着范旭东就跑。

“这是……俺的地盘……俺的……”

通州汉子声嘶力竭地喊，只是并没有追上去。

“准是个疯子！疯子……”

张谦气喘吁吁地安慰范旭东。范旭东苦笑了一下，挽起张谦的手臂，继续往前走。他们看到一片晒盐场地，就像棋格一样相连着。咦，那是个什么东西在蠕动呢？

“是只狗，我们这儿不会有狼的。”

张谦说着，抢先跑了过去，看清了，不由得吃了一惊——那是个人，一个老人，身体的上半下半就像折断的弓重叠在一起。无情的盐工的苦难岁月，犹如沉重的巨石压弯了老人的腰。

范旭东走近去，看到老人脸皮像干树皮，手指如干树枝，白发白胡须就像白花花的盐碱地，不禁眼角涌出泪花。

老人艰难地扭过身体，满腹疑惑地望着范旭东和张谦，似是在问，你们是谁？来做啥？

“我们走累了，讨碗水，行吗？”

张谦这么说着，望一眼范旭东。范旭东也确实感到腿乏了，口渴了。

弯腰老人挪动着身体，一屁股坐到海滩上，又用手一指地上的一把破泥壶。张谦过去抢起泥壶递给了范旭东。范旭东接过泥壶可就犯难了，那泥壶的确是脏，黑泥巴挂在壶嘴上，黑手指印印在壶把上，没有碗，只能嘴对嘴地喝。要想从弯腰老人口中听到些话，看来必须先喝这壶水了。范旭东举起泥壶嘴对嘴，咕咚咕咚就是两大口。

弯腰老人笑了，没头没脑地说了句：“俺一看就知你是一个读书人嘛！”

“老人家，你是被雇来晒滩的吗？”

“是啊。俺是山东来的。正月十五上滩，春晒一百二十天，秋晒六十天，快满滩了。又要没活儿干了。”

“你的主人有几付盐滩啊？”

“不多。俺的主人是哥儿五个分家分到了两付五工滩。”

“五工滩？”

范旭东不懂，问，张谦抢着回答说：

“用五个长工，就叫五工滩啊。”

“那么，”范旭东接着问，“两付五工滩，每年能产大盐多少？”

大盐是生产精盐的原料，范旭东关心这个。弯腰老人闷头计算一下说：“五千多包吧。”

弯腰老人再也不想说话，拿过泥壶贪婪地嘬了几口，直嘬得腮帮一鼓一鼓的，然后嘴头朝手心一蹭，哼唱着“头等灶户当灶首，甘为盐官当走狗；末等灶户卖盐滩，新债老债还是还不完”去忙活计了。

范旭东和张谦继续在海滩上走，弯腰老人的身影久久地离不开范旭东的脑海。

清朝时将全国划分为 11 个产盐区，这就是生产海盐的长芦、东三省、

山东、两淮、两浙、福建、两广，和生产池盐、井盐的河东、四川、云南、花定（甘肃、宁夏等地）。长芦盐区是渤海湾一带盐场的总称。东起秦皇岛洋河口，南到山东境内的黄河口，西北进入河北境内，经天津海河口的大沽、塘沽……广袤一千余里。长芦盐如此丰富，在塘沽建精盐厂，可说是左右逢源了。

范旭东喜形于色，张谦看在眼里真高兴。张谦的话也多起来。

“先生，那位弯腰老人的话，让您高兴了吗？”

“我嘛，看到这盐这宝藏就高兴。”

范旭东大声说道，又兴高采烈地撒着欢儿跑起来，张谦远远地落在后面，好一会儿才追上范旭东。张谦同样提高嗓门说：

“盐工的日子苦极了，灶首是小吸血鬼，盐官、盐商、盐警是大吸血鬼，他们都把嘴伸向盐工使劲地吸……我爸就是个盐工……”

“你爸他……”

范旭东发现张谦的眼睛红了，掉泪了。张谦喃喃地说：

“我爸死了。”

太阳向西滑，斜射的光弱，海滩上更增添几分凉意。这里和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相连，同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一样，有饥饿，有死亡，有贫穷，有落后，中国惟兴办实业方能富国富民，这种想法在范旭东的心头更加强了。

张谦发现了什么，拉拉范旭东衣角，指指前面，范旭东也看到了，有一伙人正风风火火地迎头而来。

“哪个是北京城来的。啊？”

“是不是你，眼镜？”

“啊？”

“说呀！”

一个人喊，几个人应，那劲头，像是要吃人。张谦没胆量跳起来再用头撞，只好在一旁为这位北京城来的先生捏着一把汗。

范旭东猜想，这几个人一准是灶盐公所的。灶盐公所是刚刚成立的，负责盐场灶户的生产情况，记载驳盐入坨数字和批卖盐斤的事。灶盐公所的主要职责是整顿盐商批卖盐斤价格不一和灶户驳盐入坨数字混乱不实的问题，以减少商、灶之间和灶首、灶户之间的纠纷。但实际上，自成立了灶盐公所，数字更加混乱了，纠纷越发加深了，究其原因，带头徇私舞弊的正是灶盐公所。混水好摸鱼，一个简单的道理嘛。